



# 暗杀大师

## 寻找伦勃朗

愿意为了什么而死，  
就要为了什么而活。

[美] 丹尼尔·席尔瓦 著  
万丽莹 陈磊 译



THE REMBRAND  
AFFAIR  
DANIEL SILVA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暗杀大师

## 寻找伦勃朗

[美] 丹尼尔·席尔瓦 著  
万丽莹 陈磊 译

THE REMBRANDT  
AFFAIR  
DANIEL SILVA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暗杀大师：寻找伦勃朗 / (美) 丹尼尔·席尔瓦  
( Daniel Silva ) 著；万丽莹, 陈磊译。—南京 : 江苏  
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书名原文: The Rembrandt Affair

ISBN 978-7-5399-9362-1

I. ①暗… II. ①丹… ②万… ③陈… III. ①长篇小  
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32184号

---

THE REMBRANDT AFFAIR by Daniel Silva  
Copyright © 2010 by Daniel Silva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6  
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2016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图字：10-2016-203号

---

书 名 暗杀大师：寻找伦勃朗

---

著 者 (美) 丹尼尔·席尔瓦  
译 者 万丽莹 陈 磊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特约编辑 读客周奥扬 读客闵唯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 1270mm 1/32  
印 张 13.25  
字 数 317千  
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362-1  
定 价 42.00元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010-85866447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序 幕／1

第一部 源 头／5

第二部 归 责／99

第三部 鉴 定／179

第四部 揭 幕／263

第五部 康 复／375

作者按／401

致 谢／404

## 序 幕

英国，康沃尔郡，纳瓦斯港

第一个发现“陌生人”回到康沃尔的人碰巧是蒂莫西·皮尔。那是9月中旬的一个星期三，大雨倾盆，时间临近午夜，几个同事执意要他一起去马拉吉昂参加戈多尔芬兵器旅馆举办的周三派对，但他友善地拒绝了，这才发现此事。

皮尔想不通，那些人为什么非得费这个事儿来邀请他。说实话，他一向不怎么喜欢和酒鬼待在一起。再说，最近这些天，只要他去酒馆，肯定有喝得醉醺醺的人上来缠着他，找他说“小亚当·哈撒韦”的事。六个月前，皮尔在森嫩湾附近把一个六岁的小男孩从翻滚的海浪中救了出来，那件事成了英国皇家救生艇协会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救援事件之一。媒体把皮尔奉为民族英雄，但在得知这个挺着宽大结实的肩膀、长得像电影明星的二十二岁青年拒绝一切采访的时候，他们都惊得傻了眼。私下里，皮尔的同事对他的沉默很不满。换作他们任何一个人，肯定会牢牢抓住这几分钟，让自己成名，即便需要在镜头前背诵诸如“团队的重要性”和“在一份让人引以为豪的工作中所坚守的高贵信仰”等陈词滥调。同样，生活在闭塞的西康沃尔的居民对皮尔也有看法。他们一直都希望当地能出个值得夸耀的小伙子，让那些从“内地”来的势利小人也好好看看。从法尔茅斯湾到地角，只要一提起皮尔的名

字，大家都开始不解地摇头。有点儿古怪，他们说。一直都这样。肯定是因为父母离婚的事。从来都不知道他的生父是谁。还有那个母亲！总是跟错人。记得那个成天泡在威士忌里的剧作家德里克吗？听说他经常打那孩子。总之纳瓦斯港那里是这么传的。

离婚的事是真的。挨打也是。实际上，有关皮尔的大部分传闻多少都有一点是真的。但是，那些事情与他拒绝接受英雄光环没有关系。皮尔保持沉默，是为了向一个他在很久以前认识的男人致敬。他与那个男人结识的时间很短，当时，那个男人住在纳瓦斯港码头牡蛎养殖场旁边的老工头的小屋子里。他教皮尔驾船、修理老旧汽车，教他领悟忠诚的力量与歌剧的优美。从他那里，皮尔明白了仅仅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

那个男人的名字十分诗意，听上去像是外国人的名字。然而，在皮尔眼里，他一直都是“陌生人”。他曾是皮尔的伙伴，皮尔的守护天使。即使他已经离开康沃尔很多年了，皮尔还是会时不时地等候他，正如他十一岁那年一样。皮尔至今还留着那本卷了边的日记本，上面记录着“陌生人”时间飘忽不定的几次来访，还有一些照片，照片上是夜晚从“陌生人”的农舍里散发出来的阴森白光。直到现在，皮尔还清晰地记得“陌生人”独自在海上度过漫漫长夜之后，站在他心爱的木帆船上从赫尔福德河道归航时的情景。那时候，皮尔总是在卧室的窗边默默地等候着，手臂高举做敬礼状。“陌生人”看见他之后，也总会闪两下工作灯以示回应。

在纳瓦斯港，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人回忆起以往那段日子了。皮尔的母亲和她的新欢一起搬到巴斯去了。那个酒鬼剧作家德里克据说住在威尔士海滨的一座破房子里。老工头的屋子也已经翻修过了，现在属于伦敦的一个富贵人家，他们只来这里度周末，总是举办喧嚣的派对，还成天对着他们娇生惯养的小孩大吼大叫。“陌生人”留下

来的东西就只剩下那艘小帆船了，他临走那天晚上把船送给了皮尔，没人知道他为什么离开康沃尔。

9月中旬的那个阴雨夜，小帆船停泊在小港湾里，随着波浪漂荡起伏，海浪轻声拍打着它的船体，突然，一阵陌生的引擎声把皮尔从床上惊起，他走到俨然已成“哨岗”的窗口，向雾蒙蒙的黑夜里望去。他看见一辆金属灰色路虎在道路上缓缓地前行。随后，车子在老工头的屋子外面停下来，车头灯熄灭了，雨刷一下一下地刮着。过了一会儿，驾驶座旁的车门弹开了，一个穿着深绿色巴伯尔防雨大衣的男人从车里走出来。他戴着一顶防水鸭舌帽，帽檐遮住了前额。虽然隔了很远，但皮尔还是立马认出那个人就是“陌生人”。出卖他的的是他的步伐——自信坚毅的大步子似乎毫不费力地把他推向码头边缘。他在那里停下来，避开仅有的一盏灯所洒下的亮光，望了一眼小帆船。随后，他飞快地走下通往河边的石阶，从皮尔的视线中消失了。

一开始，皮尔想是不是“陌生人”回来索要他的小船了。但当“陌生人”再次出现时，他的担忧消失了。“陌生人”左手抓着一个小包裹，大概有一本硬壳书大小，外面裹着塑料纸。从包裹表面覆着的灰泥可以知道，那包东西藏了很久。皮尔以前总把“陌生人”想象成走私贩，说不定他真的猜对了。

正是那时，皮尔发现“陌生人”并非独自一人。有人坐在路虎副驾驶座上等他。皮尔看不清那个人的脸，只看见了一个轮廓和一头靓丽蓬松的秀发。皮尔第一次露出了微笑。看样子，“陌生人”身边终于有了个女人。

皮尔听见车门被关上时的闷响，随后看见路虎向前蹿了出去。如果他动作够快的话，肯定还能截住他们。但是一阵从未有过的莫名之感突然袭上他的心头，他一动不动地站在窗前，默默地举起手臂做敬礼状。路虎在不断加速，皮尔担心“陌生人”没有看见他的信号。然

而，就在车子快要开到皮尔窗前时，它突然减速，车头灯闪了两下，随后消失在夜幕中。

皮尔仍然坚守着他的岗位，听见引擎声一点点地消退。等到一切归于平静之后，他重新躺回床上，把毯子拉到下巴下面。他母亲走了，德里克去了威尔士，老工头的屋子也被别人占了。但是现在，皮尔并不孤单。“陌生人”回康沃尔了。

# 第一部

# 源 头



# 1

## 英国，格拉斯顿伯里

“陌生人”并不知道，两大毫无联系的事件正在那晚交织着将他拉回战场。一件发生在世界秘密情报机构内部，另一件则成了全球媒体疯狂追逐的焦点，报界戏称其为“失窃之夏”。那是一个时代以来，欧洲发生过的最严重的艺术品连环盗窃案。一时间，欧洲大陆的众多珍贵名画纷纷被盗，简单得就好像在路边报亭的货架上顺手拿走一张明信片。心情沉痛的艺术大师们对突如其来的一连串抢劫案表示震惊，然而，执法部门内部那些真正的专业人员则表示，该偷的已经偷得差不多了，这一点并不奇怪。“如果你把一幅价值上亿美元的画挂在一个防备松懈的地方，”一位国际刑警组织的官员在记者们的追问下说道，“那么一个下了决心的盗贼要把它弄走，只是迟早的事情。”

虽说那帮盗贼胆大无耻，但他们的确能干。毫无疑问，他们的手法很熟练。但最让警察惊羡的是他们铁一般的纪律。没有人走漏风声，没有内斗的迹象，也没人来索要赎金——至少索要赎金的人当中没有一个是真正的犯罪嫌疑人。那帮盗贼作案频繁，却十分有针对性，每次就只瞄准一幅画。他们不是一帮为了找快钱的业余盗贼，也不是为了寻求黑社会资金来源的有组织的犯罪团伙。他们是最纯粹意

义上的艺术品盗贼。一名面容疲倦的警探预言，在这个漫长而炎热的夏季失窃的那些画，十之八九要失踪好几年，甚至是几十年。实际上，他不耐烦地补充道，它们极有可能会进入“遗失物博物馆”，永久退出人们的视野。

盗贼瞄准的作案目标让警察都感到惊叹。那种感觉，就像是在看一位顶级网球运动员参加比赛，看他前一周刚在红土地上获胜，下一周又在草地球场上夺冠。6月，那帮盗贼买通了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一名心存不满的保安，随后在一夜之间偷走了卡拉瓦乔<sup>①</sup>的《手提歌利亚头颅的大卫》。7月，他们在巴塞罗那上演了一场英勇无畏的突击行动，成功地从毕加索<sup>②</sup>博物馆“解救”出了《卡纳尔夫人的肖像》。紧接着，一周后，动人的《方乌伊莱别墅》悄无声息地从尼斯马蒂斯<sup>③</sup>博物馆里人间蒸发了，一头雾水的法国警方甚至怀疑它是不是长了双腿，自己跑出去了。随后，8月的最后一天，伦敦考陶德美术馆遭遇了一场堪称经典的砸窗抢劫，文森特·梵高<sup>④</sup>的《割耳朵后的自画像》不见了踪影。那次抢劫前后历时仅九十七秒，快得让人瞠目结舌——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这九十七秒还包括一名盗贼在逃出二楼窗户前停下来对莫迪里阿尼<sup>⑤</sup>性感迷人的《女性裸体》做一个猥亵动作的时间。那晚，网民纷纷要求官方公布监控录像。忧心如焚的考陶德馆长说，对于一个梦魔般的夏季来说，这算是一个很合适的结局。

可以预见，一系列盗窃案发生后，人们开始指责全球各大博物馆松懈的安保措施。据《泰晤士报》报道，考陶德最新的内部评测报告

---

① 卡拉瓦乔（Michelangelo Merisi da Caravaggio, 1571—1610），意大利现实主义画家。——译注（本书中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注）

② 毕加索（Pablo Picasso, 1881—1973），西班牙画家，西方现代派绘画主要代表人物。

③ 马蒂斯（Henri Matisse, 1869—1954），法国画家，野兽派创始人、主要代表人物。

④ 梵高（Vincent Willem van Gogh, 1853—1890），荷兰画家，后印象主义的先驱。

⑤ 莫迪里阿尼（Amedeo Modigliani, 1884—1920），意大利画家。

强烈建议将梵高的作品转移至更安全的地点。然而，报告中的建议遭到了馆长的拒绝，他认为目前的存放地点没什么不妥。《电讯报》也不甘示弱，刊发了一系列有理有据的权威性文章，披露英国各大博物馆所面临的经济困境。它指出，国家美术馆和泰特美术馆甚至都懒得为藏品上保险，它们仅仅依靠监控摄像头和拿着微薄薪水的保安来守护藏品。“我们应该扪心自问的，不是艺术品是如何从博物馆里面失踪的，”著名的伦敦艺术商人朱利安·伊舍伍德对记者说道，“而是这种事情怎么没有发生得更频繁一点。我们的文化遗产正在一点一点地被别人窃走。”

少数几个有能力提升安保水平的博物馆迅速行动了起来，而那些仅能糊口度日的博物馆只能关紧大门，祈祷他们不是盗贼看上的下一个目标。然而，接下来的9月并没有新的盗窃案发生，艺术圈里的人不约而同地松了一口气，愉快地告诉自己，最糟的时刻已经过去了。至于平民百姓，他们早已将视线转移到更重要的事情上去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火仍在熊熊燃烧，全球经济也还在深渊边缘苦苦挣扎，很少有人会因为一些涂满了油彩的四方形油布失窃而产生道德上的愤怒。据一个国际援助机构的负责人估计，遗失画作的总价值相当于非洲饥民未来几年的消费总额。她说，如果富人能够把他们用不掉的数以百万计的钱拿出来，做一些比用艺术品装饰屋子和填充秘密银行金库更有意义的事情的话，这个世界岂不是会更好吗？

这些话对于依靠富人的贪婪谋生的朱利安·伊舍伍德和他的同行们来说，简直是异端邪说。然而，在格拉斯顿伯里，这些话的确找到了一些听众。格拉斯顿伯里位于伦敦西部萨默塞特平原，是一座朝圣古城。中世纪时，基督信徒纷纷前往格拉斯顿伯里，瞻仰那里著名的修道院或垂立在圣荆棘树下膜拜。那棵树据说是公元63年，当耶稣的门徒亚利马太的约瑟将自己的拐杖放在地上时，从地里长出来的。

现如今，历时两百年之后，修道院只剩下壮丽的残骸，曾经高耸入云的中庭遗迹孤独地躺在一片绿色的花草地里，像是一座为死去的信仰而设立的墓碑。之后前来格拉斯顿伯里的朝圣者很少去看修道院，他们更愿意迈着疲惫的步子登上那座神秘的山丘——突岩山，或是拖着脚步去逛主干道两旁一排排的新式纪念品商店。有些人来，是为了找寻自我；有些人来，是为了寻求指引之手。还有少部分人来这里，仍然是为了追寻上帝，或者说，至少是为了上帝的一个合理化身。

克里斯托弗·利德尔来这里，并非出于以上任何一种原因。他来这里，是为了一个女人，之后留下来，又是为了一个孩子。他不是朝圣者，他是一名囚徒。

把他拖来这里的人，是赫斯特——他最爱的人，他犯过的最大的错误。五年前，她要求他和她一起离开诺丁山，前往格拉斯顿伯里，以帮助她寻找自我。但在这个过程中，赫斯特发现离开利德尔才是打开她幸福之门的钥匙。换作其他人，可能就离开了。但是利德尔没有，他可以忍受没有赫斯特的生活，却不敢想象没有艾米丽的生活。留在格拉斯顿伯里继续忍受各种异教徒和德鲁依教士，也比回到伦敦渐渐成为他唯一的孩子记忆里一个模糊的身影要好。于是，利德尔埋葬了他的悲伤与愤怒，义无反顾地坚强地生活下去。利德尔处理任何事情都是如此。他值得信赖。在他看来，作为男人，最优秀的品质便是给人以信赖感。

格拉斯顿伯里也不是毫无魅力可言。2005年开门营业的百猴餐厅是一家素食与环保饮食餐馆，也是利德尔最爱去的场所。他坐在老地方，在面前自我保护性地摊开一份《标准晚报》。邻座坐着一名中老年妇女，正在读一本书，书名叫作《成年小孩：隐秘的功能障碍》。后方远处的角落里，一位穿着飘逸的白色睡袍的光头先知正在向一群全神贯注的学生讲述禅宗问题。临门的一张桌子旁，坐着一个三十几岁的男人。

他两手交叠着放在胡子拉碴的下巴上，两眼在公告板上来回游动。公告板上与往常一样，写满了各种垃圾信息：格拉斯顿伯里积极生活小组邀请函，讲授猫头鹰粪便分解过程的免费讲座和西藏脉动康复课程。但那个男人似乎正带着一种超乎寻常的兴趣仔细阅读那些内容。他面前放着一杯咖啡，一口都没喝，旁边摊着一本笔记本，也一个字都没写。一位寻找灵感的诗人，利德尔心想，一位等待激情迸发的雄辩家。

利德尔熟练地打量起那个男人。他穿着破旧的斜纹粗棉布和法兰绒料子的衣服，那都是格拉斯顿伯里常见的服饰。头发乌黑，一个粗短的马尾辫垂在脑后。眼睛接近黑色，略显呆滞。右手腕上戴着一块粗皮带手表，左手腕上戴着几串廉价银手链。利德尔试图在他手上和前臂上寻找文身，但没找到。奇怪，他想，在格拉斯顿伯里，连老太太都会很自豪地炫耀自己的文身。但那个男人洁净的肌肤，却如冬日的阳光一般少见。

女服务生走了过来，暧昧地将一张支票放在利德尔的报纸中间。她身材修长，长相漂亮，浅色头发从中间分开，贴身的毛衣上别着一枚标签，写着“格蕾丝”。这到底是指她的名字，还是指她的心灵，利德尔无从得知。<sup>①</sup>自从赫斯特离开之后，他便失去了与陌生女人交流的能力。再说，他的生活中已经有一个人了。她是个安静的女孩，她能包容他的失败，并感激他所付出的情感。最重要的是，她需要他，正如他也需要她一样。她是最完美的爱人，也是最完美的情人。她是克里斯托弗·利德尔的秘密。

他用现金付了账——与几乎所有事情一样，他与赫斯特在银行卡上存在分歧——然后走向门口。“诗人与雄辩家”正在笔记本上奋笔疾书。利德尔脚步很轻地从他身边经过，走向大街。空中下起一阵混

---

<sup>①</sup> “格蕾丝”为“Grace”的音译，通常作为人名，意译时则有“优雅、优美”之意。

浊的浓雾，远处某个地方传来鼓声。他这才想起，今天是周四，是公共礼堂举行夜间萨满击鼓疗法活动的日子。

他穿过马路，走到对面的人行道上，然后沿着圣约翰教堂外墙往前走，经过教区幼儿园。明天下午1点，利德尔将站在妈妈们和保姆们中间，接艾米丽放学。依照判决，他的地位仅比保姆高一点。他得到的探望时间是每天两个小时，都还不够他们骑一圈旋转木马，然后去糖果店吃一点甜点。这是赫斯特在报复他。

他转进教堂路。这是一条小巷子，夹在两堵火石色的高大石墙中间。与往常一样，唯一的一盏路灯已经灭了，整条巷子伸手不见五指。利德尔一直想买一个小手电筒，就是他祖父母在战时随身携带的那种。他觉得身后有脚步声跟了上来，但转过头去，黑暗中却什么也没有。他说服自己，这只是思想在作怪。“你是笨蛋，克里斯托弗，”赫斯特的声音在脑海中回荡，“你是笨蛋，大笨蛋。”

巷尾是一片住宅区，一座座排房小屋和半独立式别墅一字排开。亨利·克洛斯排房坐落在最北端，前面正对着一个体育场。它的四栋屋子比周围的大部分排房要大一点，门前都设有带围墙的花园。赫斯特离开后，8号屋子门前的花园便笼罩在一层惨遭遗弃的落寞中，隔壁的一对夫妇也开始看它不顺眼了。他插入钥匙，扭开门闩，走进门厅。迎接他的是安全警报尖锐的鸣叫声。他在键盘上输入解锁码——艾米丽生日的八位数字——然后登上楼梯，走到顶层。女孩在黑暗中等待着她。他扭开台灯。

她坐在一张木椅子上，肩上披着一条镶有珠宝的丝巾。珍珠耳环在脖颈两侧摇摆，一条金项链贴在胸前雪白的肌肤上。利德尔走上前去，温柔地抚摸她的面颊。岁月在她的脸上刻下了裂纹与褶皱，如雪般洁白的肌肤也变得花黄。这没关系，利德尔能够治愈她。他在一个玻璃烧杯里制好了药剂——两毫升丙酮，一毫升丙二醇甲醚，加上

十毫升松香水——然后，拿起一支棉签，在里面蘸了蘸。他滚动着棉签，轻拭她的乳房曲线。这个过程中，他一直注视着女孩的双眼。女孩回望他，眼神魅惑，嘴角挂着调皮的微笑。

利德尔把棉签扔在地上，又重新取了一支。就在那时，他听见楼下似乎有门锁碰撞的响动。他纹丝不动地站在原处，听了一会儿动静，随后侧过脸来，朝天花板上喊道：“赫斯特？是你吗？”没有人回答。他把新的棉签在清澈的药剂里蘸了蘸，再次小心翼翼地在女孩胸前的肌肤上轻拭起来。几秒钟后，又有响声传来。位置比刚才的更近，也更清晰。利德尔随即意识到，有人进来了。

他飞快地在凳子上转过身来，瞥见楼梯口有一个身影。那人往前走近两步，镇定自若地进入利德尔的工作室。斜纹粗棉布和法兰绒料子的衣服，扎成粗短马尾辫的黑发，深色眼睛——百猴餐厅的那个男人。很明显，他既不是诗人，也不是雄辩家。他手里拿着一把枪，枪口直指利德尔的心脏。利德尔伸手抓向烧杯。他很可靠。但正因为这份可靠，他最后才死了。